

起点超人气
白金级作家
一吱吱一
全新力作

千里相思，不如软玉在怀。梦里，他肖想了她一辈子，她忌惮了他一辈子；梦醒来，他和她能否书写不一样的故事？

暮南枝

吱吱
著

贰
千里姻缘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暮南枝

吱吱
著

贰
千里姻缘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慕南枝. 2 / 吱吱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162-1901-0

I. ①慕… II. ①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8899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图书策划: 谭 军

文案统筹: 高文鹏 崔 一

责任编辑: 翟琰萍 王 宜

书 名 / 慕南枝 2

作 者 / 吱吱 著

出 版 · 发 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010-63055259 (总编室) 010-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 19.75 字数 / 271 千字

版 本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5162-1901-0

定 价 / 39.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 第一章 芳踪难寻 / 001
- 第二章 各方博弈 / 025
- 第三章 应对 / 050
- 第四章 停留比试 / 078
- 第五章 抉择传旨 / 101
- 第六章 改道大同 / 128
- 第七章 陪嫁与聘礼 / 153
- 第八章 偶遇八卦 / 181
- 第九章 不破不立 / 201
- 第十章 立后 / 223
- 第十一章 婚礼之前 / 243
- 第十二章 出阁 / 259
- 第十三章 认亲 / 290

第一章 芳踪难寻

凭什么？！

姜宪冷笑，慌乱的心瞬间就被冻成寒冰，她推开李谦：“我要回宫！”说着便去撩车帘。

李谦没有阻止。

马车缓缓行驶在暮色四合的甬道上，两边都是庄稼田，远处农舍上方浓烟袅袅，如雾般笼罩着不大不小的村庄。

姜宪心中一惊，反过身去诘问李谦：“我们这是在哪里？”就算她再没有常识，也知道这既不是回京的路，也不是回农庄的路。

“我们去山西！”他的脸隐没在昏暗的马车里，看不清表情，一双明亮的眸子却熠熠生辉，仿若夜空中最闪亮的星子，又仿若在黑暗中伺机扑食猎物的豹子。

“不，不，不，”姜宪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我不愿意和你去山西！我要回宫……”

“保守！”李谦略一犹豫，一只手搂住姜宪的腰，另一只手抓住姜宪撩车帘的手，半搂半抱地把她拉回座位上，“我们现在已经出了昌平……”

也就是说，她被他劫持了！难怪他和她说了那么多废话，不过是想拖

延时间，转移她的注意。这混蛋，又骗她！明明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自己越应该冷静，可理智就像一根绷到极致的弦，砰的一声就断了。

姜宪犹如暴怒的小兽，没有章法只求痛快地对李谦就是一番拳打脚踢：“你这个混蛋！居然敢骗我！枉我对你那么好……你还骗我！你，你不要脸！你，你狼心狗肺……”她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让她只知道这几句骂人的话，只好车轱辘般反复地骂着同样的话。

李谦把她圈在怀里，既不敢用力让她觉得不舒服，又不敢不用力让她挣脱出去，任由她发泄，只好满含愧疚地低声向她道歉：“是我不好，是我不好，这件事都是我的错。你别生气好不好？以后你想干什么我都依着你好不好？”

姜宪气得直发抖，那句“以后你想干什么我都依着你”还是像钻子一样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她一把推开李谦，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但还是忍不住斜睨着李谦道：“你刚才说我以后想干什么你都会依着我？”

“嗯，”李谦点头，望着她的目光中是不容置疑的认真，“你以后想干什么我都会依着你的。”

“那好，”姜宪绽开一个笑容，“我要回家！你立刻送我回家！”

“除了这件事！”李谦柔声道，可姜宪却偏偏听出了决不妥协的冷峻。

就好像从前，她提出减免江南税赋、鼓励没有户籍的流民开荒被李谦否决时一样，不管她怎么说，他都不同意，再深说下去，他就沉默不语地摇头。他待她就像对着个不懂事的孩子，说不通了，就冷着，时间一长，自己就想通了；而她纵然气得默默流泪，却依旧只能妥协……那些委屈和暗地里的伤心，犹如翻滚的岩浆，再次把她的理智淹没。

“我不管，我要回家！我只想回家！”姜宪说着，抬脚就朝李谦踢去，眼泪也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我只想回家！我哪里也不去！”

这样毫不设防地被踢，纵然是李谦也痛得闷哼一声。他眼神一黯，再次动作轻柔地把姜宪环在了怀里：“除了这件事，其他的事我都依着你。”

“你混蛋！你混蛋！”姜宪泪流满面，劈头盖脸地朝李谦打去。

“是我不好，全是我的不是。”李谦温声地哄着她，却不动如山，没有任何放开的意思。

姜宪连路都走得少，更何况这样一番发泄，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动作越来越慢，嘴里还嚷着“你放我回家”。

李谦松了口气，把她抱在怀里，让她靠在自己的肩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抚着她的头发，在她耳边柔声道：“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你别生气了，我以后都听你的，好不好？我们还要在路上走十几天呢，你身子骨弱，又受不了车船的颠簸，生病了怎么办？我知道我惹你不高兴了，你想打我，我都依着你。可你别生气，生气也是要耗精神的，你没有精神了，怎么打我啊！我倒杯茶给你喝，你再睡一会儿，等你醒了，再找我算账……”

他的怀抱，温暖而有力，让累了的姜宪觉得懒洋洋的，竟然生出几分蒙眬的睡意。可她心底依旧不安，不是对去山西的不安，也不是觉得李谦会伤害她而不安。她只是觉得，他现在再珍惜她，也抵不过日后与李家有利益冲突时要被放弃的结果。她不愿意把自己摆在那么卑微的位置上。

姜宪跌跌撞撞地想推开李谦，可实际上，她不过是疲惫地挥了挥手：“李谦，你送我回去吧，我保证，这件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她觉得脑子晕乎乎的，身子也有点热，“你应该相信我的为人，我说出来的话，肯定算数。”她知道他是真的想娶她，他只不过是会在更大的利益面前放弃她而已。所以她也并没有侮辱他，说什么帮李家升官发财的话。

李谦当然知道姜宪说话算数，但此刻，他却深深地畏惧着她这种品行。如果姜宪答应和他去山西，就算是姜镇元亲至，她也会和他去；反之，就算他跪在她面前，她也不会跟他走。李谦一点也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他要姜宪和他回山西，做他的妻子、他孩子的母亲，其他的，一律免谈。

“我知道，我知道！”他把她搂在怀里，继续柔声地安抚着她，“我们不说这些好不好？你累了，睡一会儿。我带了你喜欢得米糕，只放了一点点的霜糖，还带了玫瑰香露，你要是觉得吃着不香，我们还可以淋点玫瑰香露……”

姜宪心灰意冷，无力和他再争执。再说下去，也不过被拒绝罢了，区别只是在被沉默地拒绝还是嬉皮笑脸地拒绝而已。

姜宪挣扎着，要从李谦的怀里起身。李谦见她面如死灰，推他的力气也像小猫似的，心痛得不得了。要不是他，她也不会受这个罪。可他宁愿千刀万剐，也不愿意放弃她……

李谦只能视而不见地把她抱着放在旁边的矮榻上，低声道：“你别动，小心扭到哪里了。”

姜宪懒得理他，闭了眼睛决定休息一会儿。

李谦心中略安，帮她掖了掖被角，低声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他跪在矮榻前，说话的时候，热气蹿到了她的耳朵上，心尖好像都被酥麻得卷了起来。这种陌生的感觉让姜宪很不安，她侧过头去，想离他远一点。

李谦误以为她还在生气，忙解释道：“我粗皮糙肉的，我是怕你刚才打我的时候把哪里伤着了……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要是真的怜惜她，为何不送她回宫？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罢了。姜宪心头的火噌噌地往上蹿，不由得冷声道：“你难道还能帮我上药不成？”

李谦被噎了一下，半晌才悄声道：“要不，我把刘冬月叫进来服侍你？”

姜宪抬脚就踹了李谦一下：“你给我出去！”

李谦闷哼了一声，好一会儿都没有动静。

姜宪顿时觉得心中惴惴的，不会是踹到他的心窝了吧？

马车里响起窸窸窣窣衣服摩擦的声音，接着就听到李谦在她耳边哑哑地说了声“那我先出去了”，然后就离开了马车。

姜宪并不关心他去了哪里，他既然敢劫她，肯定早有安排。她现在只担心姜律和赵嘏他们能不能及时地追上来。

曹太后之所以把李家安排在山西，就是因为山西离京城很近，有个风吹草动李家就能疾行千里前往万寿山救驾。姜家掌握着京卫，山西却是李家的老巢，一旦踏入山西境内，就算是姜律追来，十之八九也讨不了好去。

一旦事情到了两军对垒的地步，就不是李谦劫持了一个郡主这么简单了。

以姜镇元的性子，肯定会灭了李家满门，赵翌也就有借口让姜家交出京卫的控制权了。交了兵权，姜家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就会分崩离析，甚至姜家会从此没落，沦为一个不入流的家族。如果事情更离谱一点，赵翌对她还有执念，放过姜家，让她进宫，而她被李谦掳过，不管是否清白，都不可能为后。可如果为妃，就等于把她和姜家一起钉在了耻辱柱上。

姜宪冷静下来，才知道这件事有多麻烦。她不由得揉了揉鬓角，暗暗祈求姜律快点追来，却不愿意去想万一姜律不能及时赶到，她该怎么办……

大兴的田庄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姜律阴恻恻地问田庄的管事：“还没有找到吗？”

“没有……”管事满头大汗，脸色比姜律还要难看，“到处都找了，没有一点线索。几个角门都好好的，厨房里的东西也没有丢，除了郡主和那个小内侍，其他的人都在田间……”

姜律一下子把手边茶几上的器皿都扫到了地上：“谁问你这些？我是让你去查下午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什么异常的情况！我难道不知道除了郡主和刘冬月，其他的人都在这里吗？”

茶盅摔碎溅起来的瓷砾划破了管事的面颊，渗出细细的血珠，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眼角眉梢也不敢动一下。

坐在旁边太师椅上的邓成禄不忍直视般地别过脸去。

赵啸大步从外面走了进来，神色凝重，道：“阿律，我有话跟你说！”

发现姜宪不见后，姜律和邓成禄负责盘问田庄里的管事、仆妇，曹宣和白愆负责盘问姜宪身边服侍的人，赵啸、金宵、王瓚则分头寻找蛛丝马迹。

“我的人在后面的角门处发现了一道车轮痕迹，浅浅的，”赵啸压低了声音，“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手下的这人原是斥候，据他说，应该是辆两轮轻便马车，最多能载三百斤。”

姜律也是行伍出身，立刻明白过来，这种马车轻便，但也走不远：“你是说，保宁已经不在田庄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赵啸道，“你想想，刘冬月也不见了。”

姜宪身边服侍的人说，姜宪之前在凉亭里玩，已经准备回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姜宪突然让刘冬月领着他们先走一步，刘冬月不放心，一个人找了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二人。

如果不是晚膳前白愆找过来，姜律还不知道姜宪不见了。

姜律立马道：“走，我们去看看！”

邓成禄想了想，追了过去：“我和你们一道去！”

“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姜律嫌弃邓成禄绵柔，“你还是在屋里等

着好了。万一阿瓚和金宵回来说有什么发现，你也知道到哪里找我。”

邓成禄知道大家都觉得他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可这个时候被姜律婉拒，还是有些难过。

“邓世子！邓世子！”不远处传来曹宣的呼喊声。

“我在这里！”邓成禄忙高声应道，小跑着去了花厅。

花厅里不仅有曹宣，还有白愫，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曹宣问邓成禄：“姜世子去了哪里？”

邓成禄忙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二人。二人对视一眼，白愫面露挣扎之色。曹宣深吸了一口气，没头没脑地对白愫道：“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会见机行事的。横竖不差这一时，要出事已经出事了。你现在把郡主身边的人都叫到一起，让他们不要随意走动，跟他们说是怕姜世子迁怒，暂时哪里也不要。”

白愫闻言脸又白了几分，颌首道着“我知道了”，看曹宣的目光却透着几分哀求。

曹宣神色不明，沉默了片刻道：“有些事，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我知道了。”白愫说着，眼睛里泛起了水光。

出了什么事吗？邓成禄在心里嘀咕着。白愫屈膝朝着邓成禄行了个福礼，邓成禄慌慌张张地还礼，白愫已退了下去。

曹宣不太瞧得起邓成禄，留下一句“我去看看姜世子那边要不要帮忙”，就往外走。刚出门就看见金宵和王瓚神色凝重地迎面走了过来。

“阿律呢？”王瓚高声地问着曹宣，“我找他有急事！”

“他和靖海侯世子一起出去了。”曹宣朝着王瓚使眼色，言下之意是让他有什么话私底下说。

谁知道王瓚上前几步拉着曹宣就往旁边的观鱼缸去，还悄声道：“金将军不是外人，我们发现后面角门那里有道浅浅的车轱辘痕迹，金将军说，应该是有车经过。可那条路只通往田庄，两边又都是古树遮日，杂草丛生，寻常的人不会往那里走，怕是保宁已经不在田庄了。”

他以为曹宣会大吃一惊，不承想曹宣不仅没有露出惊讶之色，反而像隐隐松了口气。

曹宣看了金宵一眼，道：“靖海侯世子也发现了，姜世子就是和他一起

去了角门，你们没有遇见吗？”

“没有。”王瓚微微一愣，“我们沿着那车轱辘痕迹追了过去，但到了山脚，那车轱辘痕迹却不见了，我们不敢追远，觉得这件事还是应该回来和阿律商量。为了节省时间，从正门进来了……”

曹宣立刻道：“那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王瓚和金宵点头，三个人一起去了李谦接姜宪的角门。王瓚让人去找了姜律和赵啸过来，几个人就站在那里说着各自的发现。邓成禄不知怎地也找了过来，在一旁听着。

事情再明显不过，姜宪不在田庄了，同时失踪的还有小内侍刘冬月。什么人能从田庄里不声不响地把人掳了去？至少这个人是姜宪认识的，不然他一出现姜宪就会呼救。还有刘冬月，在这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姜律揉了揉额头，看了赵啸一眼，对王瓚道：“阿瓚，我有件事要你去办。你现在想办法进宫，查查皇上在干什么，下午有没有召见什么人；还有高岭那里，有没有派什么差事下来。”

这话可谓石破天惊，可不管是赵啸还是金宵，甚至王瓚，都没有露出诧异的表情。

邓成禄不由得失声道：“你们……你们都怀疑皇上……”

姜律迟疑了半晌，道：“除了皇上，没有谁能这样不声不响地掳走了保守！”

众人都沉默不语。邓成禄背脊冒出细细的冷汗来，战战兢兢地道：“既然只是怀疑，我看还是想办法尽快查清楚这件事是不是皇上做的。不然消息传出来，嘉南郡主就只能嫁给皇上了……”邓成禄说着，看了赵啸一眼。

邓成禄的话让赵啸不由得深深地吸了口气，他是真心喜欢姜宪的，而且他相信，就算是赵翌掳走了姜宪，也不会伤害她的。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把姜宪不声不响地救出来。但赵翌毕竟是皇上，一旦让他觉得尊严受了冒犯，谁敢担保他不会鱼死网破？

赵啸瞥了邓成禄一眼，对姜律道：“阿律，只要嘉南不改初衷，我亦不会负她！”

姜律欣慰地拍了拍赵啸没有受伤的那只肩膀。不管是真是假，至少赵啸在众人面前表明了态度，也不枉当初姜家和慈宁宫都选中了他。

姜律对王瓚道：“你在禁卫军，这件事只有你方便打听。你趁着这个时候城门没关，快点回城，再晚了，恐怕就只能等到明天了。”

王瓚的脸阴沉沉的，难看极了。他默默地点头，一面大步朝外走，一面喊着自己随从问“马备好了没有”。不一会儿，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金宵长叹了口气，自责道：“要是我没有邀请嘉南郡主到田庄来就好了。”

姜律知道大家心情都不好，安慰金宵道：“要真是他做的，就算没有这一次，也会有下一次。”

金宵点头，犹豫了几息的工夫，道：“阿律大哥，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你需要我做什么，只管吩咐，我也希望能早点找到嘉南郡主。”

姜律感激地朝他笑了笑。

邓成禄却在心里嘀咕，这个金宵还真是长袖善舞，借着这个机会就朝着姜律喊起了“阿律大哥”。如果是皇上掳走了嘉南郡主，他会把她藏在哪儿呢？邓成禄望着地面冒出绿芽的杂草，又陷入了沉思。

月色如华地笼罩着茂密的树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

李谦盘腿坐在铺了地衣的大树下，敞开上衣，露出腹肌分明的上半身，用红花油揉着胸口的淤青。

不远处的云林纠结了半晌，最后还是轻手轻脚地走过来，低声道：“郡主歇下了？”

李谦颌首，手一用劲，发出啞的一声痛呼。

云林强忍着笑，道：“我来帮您吧？”

“不用了。”李谦望了眼寂静无声的马车，目中满是柔情，低声道，“我宁愿更痛一点，代她来罚我。”

或许是夜色太好，或许是佳人就在身边，或许是有些话一直憋在心里没有机会对别人说，李谦顿了顿，又道：“我不是没有想过就这样算了。甚至我还想，等过几年，她生了孩子，我买些孩子玩的小物件装作无意间路过福建的样子去探望她，如果赵啸大度些，我说不定还能做孩子的干爹，以后给她的孩子一年添一件花棉袄；就是老了，孩子看在我和她的交情上，

偶尔也会来拜访拜访我这位世叔。但我只要一想到她会依偎在赵啸的身边，我就像被人在胸口捅了一刀似的，我不甘心，而且越想越不甘心……明明是我先遇到她的，凭什么让她嫁给别人……就算是老天爷要捉弄我，我也不会任他摆布的。”

云林没有作声。相思成痴，他总感觉有点危险。但李谦是他敬重的人，那些劝阻的话，不应该由他说出来。他陪李谦坐在树下。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药水味。

云林看着李谦身上的淤青，想着李谦大约长这么大也没有被人打得这么惨过吧？他道：“要不我们还是走小路吧，这样下去，我们得七八天才能到山西，万一姜律和赵啸追过来就麻烦了。或者我们走快点，晚上也赶路……”

“不行，不行！”李谦想也没想就否决了，“她的身体不好，我掳了她已经很对不起她了，不能再让她在吃穿用度上受苦。”

云林无奈道：“那万一他们追过来……”

“该硬拼的时候就只能硬拼了。”李谦平静地道，一副今后不管遇到什么困境他都会甘之如饴地走下去的模样，“我怎么都不会放手的！”

云林知道此时任何事都不可能让李谦改变主意了，索性道：“那明天让刘冬月骑马吧，我问过刘冬月了，他说他会骑马。”

“还是让他坐马车吧，”李谦道，“嘉南郡主平时身边从不断人的。让刘冬月白天在马车里睡觉，晚上值夜，这样郡主半夜醒了也有个服侍的人。”

云林想到这一路上刘冬月那既委屈又害怕却一声没吭的样子，就这样让他和嘉南郡主单独待在一起，有些担心：“你看要不要嘱咐刘冬月几句？”现在李谦和嘉南郡主的关系已经够紧张了，若是再有人从中说些什么，谁也不敢保证嘉南郡主不会恨上李谦。

“要不……”云林沉吟道，“你佯装无意地让郡主看到你的伤？女孩子都心软。”

李谦摇头：“我已经骗过她一次了，她也不是普通女孩子，不是我露个伤，服个软，她就能立刻原谅我的。至于刘冬月，他能得了嘉南郡主的信任，就不是愚笨的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他比你我还清楚。况且他

就是想在嘉南郡主面前进谗言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做过的事，不会不承认的；我既然敢承认，就不怕别人诟语！”

李谦坦荡无畏的模样让云林半天都不知道说什么。反倒是李谦被他的样子逗得笑起来：“好了，你去歇了吧！郡主不会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跟我们走的，你路上看好刘冬月就成。我还指望着他服侍郡主呢，把人整没了，现在我再到哪里去找一个刘冬月？”

云林应“是”，却没有立刻离开，问道：“有一天，你会后悔吗？”

李谦沉默了一会儿，笑道：“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后悔，但此刻，我很庆幸我按着自己的心愿去做了这件事！”

云林没有作声，静静地看着他。

李谦收敛了笑容的面孔静寂如山，冷峻而认真。

云林转身离开，去巡视夜间戒备了。

李谦很快收拾好了自己，裹了件厚厚的斗篷和衣睡下。

马车里，毫无睡意的姜宪低声和刘冬月说着话：“这里离昌平不远，大公子应该很快就能追过来了。李谦这个人很狡猾，肯定还安排了其他人混淆大公子的视听。你把这条帕子收起来，找个机会系在路边的树上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给大公子指个路。”说着，她不免有些后悔，道，“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多戴几件首饰的，随路丢个什么，也能给大公子他们报个信，我看有些书里就这么写的。不过，如果真的丢首饰的话，旁人看见了肯定会捡了去，如果藏起来就白丢了；非得拿去当铺，被人发现是内造之物，然后报了官府……”这样下来，黄花菜都凉了——她恐怕早就到了山西。姜宪想着，又把李谦在心里骂了个狗血淋头。

刘冬月表情呆滞地接过姜宪递过来的手帕，到现在心里还乱糟糟的。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些戏文里写的故事怎么就发生在了他的身上？嘉南郡主不是和李谦私奔吗？怎么嘉南郡主这会儿却要留了记号让大公子来寻？在田庄的时候，嘉南郡主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就跟着李谦上了马车……

刘冬月想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满目期待地望着姜宪：“郡主，那个李谦是不是劫持了您？”

反正郡主不管是私奔还是被劫持，他这个近身服侍的都是死罪。只不

过郡主和李谦私奔他是知情不报，死后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郡主若是被李谦劫持了，他死了还能落个忠心的名声，好歹逢年过节的时候能享受义庄的香火。相比之下，他当然宁愿是李谦劫持了嘉南郡主。

姜宪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不能让刘冬月因为她的缘故丢了性命。

“这事你别管了，”姜宪道，“你只管照着我的吩咐行事就是了。你千万别和他们对着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人活着，才能有更好的日子过。”

别人看李谦一团和气，很好说话的样子，可在刘冬月眼里，李谦目光坚毅而冷静，偶尔会闪过锐利如刀锋般寒冷的眼神，让他深深忌讳。

李谦因为得罪了嘉南郡主不得不投靠了曹太后，如今他父亲李长青又不得不去山西担任了那个如同鸡肋般的山西总兵，难道他想在走之前报复嘉南郡主一番？

刘冬月越想越害怕，不由得劝姜宪：“郡主，您放心，我不会坏您事的，您交代我的事，一定办到。您犯不着和他们这些人一般见识，有什么事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李谦那样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等见到了世子爷，见到了太皇太后，有他受的……”

刘冬月的话提醒了姜宪。她刚才只顾着生气了，压根就没有想过李谦会怎样善后。万一姜律和赵啸追了过来，他还真的准备和他们动手不成？万一他真的把自己掳到山西，他准备怎么面对伯父和外祖母？他就不怕被满门抄斩？

姜宪腹诽着李谦，心里却隐隐冒出些许的异样来。“前世”他没有这么早遇到自己，安安稳稳地一路做到了总兵；现在，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她想想就觉得头痛，不禁揉了揉鬓角。

刘冬月看着担心得不得了，忙道：“郡主，您是不是不舒服？哪里不舒服？”

“我没事，就是觉得这件事挺麻烦的。这几天辛苦你了，等回了宫，我会请太皇太后升你做从四品的少监。”

刘冬月喜出望外，想跪下来谢恩，却没有地方，只好道：“郡主，我一定会照您的吩咐行事的。”从四品的少监他是不敢想了，能免了死罪他就

要给嘉南郡主磕九个响头了。

姜宪点了点头，这才觉得困得不行，打着哈欠躺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刘冬月原本还想和姜宪再说几句，见状只好把话咽了下去，坐在一旁守着姜宪。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虫鸣，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刘冬月掐了好几次自己的大腿才勉强守到了天色透出些许的白来。

李谦叩了叩马车，问：“郡主起来了么？”

刘冬月恨不得杀了李谦，但又怕得罪了他让姜宪为难，只得压下心中的怒火，声音低沉而又不失恭敬地道：“郡主还没有起呢，平时郡主要歇到卯时才醒。”

李谦听了并不意外，觉得这才是姜宪的做派：“我们要赶路了。我让云林放桶水在车上，你就在郡主的车上待着，等郡主醒了，你服侍郡主梳洗。”

说完，也不等刘冬月应答，声音模糊地不知道和谁说了几句话。昨天那个看着他的人就提了桶水放进来，放下车帘，马车直接动了起来。

刘冬月愕然，他以为李谦说完这话，怎么也会让嘉南郡主洗个脸、上个官房什么的，不承想李谦说走就走，一点也不含糊。刘冬月的心突然沉甸甸的，看来从前是他小瞧了李谦。他轻轻推了推姜宪：“郡主，您快醒醒，那李谦不知道把我们又往哪里带呢。”

姜宪睡眠惺忪地坐了起来：“我们又上路了吗？”

刘冬月应声“是”，倒了杯热茶给姜宪。

姜宪喝了茶，总算是清醒了一些，问道：“从京城去山西需要几天？”

刘冬月也不知道。

姜宪沮丧地道：“山西是李家的地盘，他肯定要日夜兼程地往山西赶，我们还能阻止他不成？他要赶路就赶吧，你只记得把我让你做的事做好就行了！”

刘冬月知道姜宪的话在理，想想也有些失落，安静地服侍姜宪梳洗。听到动静的李谦拿了盒点心进来，温声道：“路上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你先垫垫肚子，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吃顿好的。”

姜宪道：“我们要进城吗？”

李谦闻言笑道：“你想去城里看看吗？”

她不想，但是他们现在一刻不停地赶路，她哪有机会给姜律报信呢？她只想利用进城的工夫把头上唯一一朵内造的堆纱宫花丢在城门口。

“随你。”姜宪道，“我还没有看过京城之外的集市呢！”

李谦笑望着她，目光温煦道：“等到了山西，你想到哪里逛我就陪你到哪里逛。”

这混蛋，还不如直接回绝她算了。姜宪上前，啪地甩了下车帘，硬生生地打在李谦的脸上。

李谦苦笑。

车帘内的刘冬月却神色大变，惊恐地低声提醒姜宪：“郡主，忍字头上一把刀，您一定要忍住了。”

她凭什么要忍李谦，让自己受委屈？姜宪道：“李谦，我要喝鸡汤！喝热气腾腾的鸡汤！”

李谦探进头来，笑着说“好”，用商量的口吻道：“午膳的时候用行吗？”

“现在！”姜宪挑了挑眉，眉宇间有着毫不掩饰的挑衅，“我不喜欢吃点心，咽得嗓子疼。”

“好啊，”李谦笑道，“过一会儿就有鸡汤喝了！”他笑得镇定而从容，好像在告诉她，不管怎样折腾，我都有办法解决，你只管闹腾。

姜宪气结，又甩了一下车帘子。

刘冬月看得胆战心惊，忙在一旁小声地道：“郡主，郡主，我们就吃点心好了，点心也很好吃。”

姜宪正在气头上，闻言回头瞪了刘冬月一眼：“你什么意思？李谦都说有鸡汤喝了，你反而让我吃点心，你难道让我一天三餐都吃点心不成？”

刘冬月急起来，焦急地道：“郡主，我们现在还落在李谦手里呢！”

姜宪冷笑道：“我还怕他不成？”

刘冬月被她理直气壮的口吻惊呆了，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李谦一看就是个有主见的，一次两次地给他甩脸他能忍，这时间一长，他要是脾气上来忍不住可怎么办？

“郡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刘冬月劝姜宪，“您看，当年的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他最后还不是名留青史……”

姜宪没想到刘冬月原来这么啰唆，打断他道：“那韩信最后还死于长乐